



（一）

漳河不是一条大河，但它是一条在地图上可以找到踪跡的河流。

我出生长大的村庄就在漳河岸边，是漳河的乳汁把我们喂养大，它冬天的清澈，夏天的泥沙，繁衍着我们村庄一代又一代的子孙。

漳河，给了一个少年走向远方的幻想，河流到那里去，我能跟着去吗？世界那么大，多少人都出去了，对于我来说，只有离开家乡，只有在多年以后，才能返身，看清楚疼痛的根源。但我不是一个彻底的背叛者，当我身处异地它乡，往回走，走回漳河滩，就是我强烈的冲动，就像鱼类的回游一样。父母在衰老，我的回归是必须的，我的离开是无奈的，因为那时的漳河滩是贫穷落后的，我不愿意过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一旦回去，小住几天，灶火里多添一把火，瘦瘦的炊烟就袅袅升起，弥散开来，是多么呛人的亲情啊。

铁路也是一条河，火车在铁轨的河道上，长长的身子，有自身的流速。车头是掀起的浪，扑打着山野的空旷。许多年前，沁县要通火车的信息在民间流传，这样就有一条和漳河并行的河了，可以双向流动，承载起一个游子日日夜夜的归心。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座火车站终于出现在漳河滩，那就是段柳火车站。

我的家离漳河很近，晚上灌进窑洞里的风，也带着漳河泥腥的味道，在这漳河滩里，我度过了那苦涩的少年时光。就是从这里，我离开家乡，用双脚给自己趟着一条並不平坦的路。然后经常回来，又经常离开，回来多少次，就离开多少次，那昂扬的汽笛声似乎是从我的胸膛发出的。

我的父亲是在这漳河滩合上眼睛的，我的母亲是在这漳河滩咽下最后一口气的，停灵的位置都是在窑洞前的屋檐下，用的是同一块门板。父亲先走的，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当然也就没有火车站。母亲病重的日子，我回家的次数多，有火车了，是那种老式的绿皮火车，头一天晚上坐车，第二天下午到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漳河滩就在这来去匆匆中发生着变化，漳河两岸就多出笔直的二级公路，还有那工厂和酒楼，这里就已经变成了我所不熟悉的漳河滩。

（二）

漳河滩是我童年的天堂，她最安慰我还没有长大的身体和种种混乱幼稚的想法。那时候，漳河滩是空旷的，自然的。我们樊村通往漳河滩的路，还是土路，小路。过漳河还得涉水，路边生长着杨树、柳树和槐树。后来修了水库，筑起一道大坝，联通了两岸，库里蓄了水，冬天的漳河滩，湖面结冰，可以在上面走。冰块能吃，咬一口咔嚓咔嚓，咬玻璃似的，惬意极了。夏天的时候，经常到漳河去游

我娘生于1912年，从小家穷，没过上一天好日子。新中国成立后，她决心用自己的双手打造一片新的家园。有了这个梦，纺纺织布、纳鞋补衣、耕牛种田、操理家务……放下耙把弄扫帚，她终日忙得不可开交。后来竟还学会了打干馍、出凉粉、包粽子等，靠小买卖也能赚得三块两块。母亲就像一头牛，不知疲倦地日夜耕耘；又象一块表，一分一秒地不停摆动。

为了实现这个梦，母亲开始见谁都“不顺眼”，害家里人不动弹，不出力。不管做什么，话特多，唠叨起来没完没了。1964年11月，我当上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全村10个生产队，1500多口人的工作压的你喘不过气来，加之农业学大寨达纳过河整天忙得团团转。看到有人忙里偷闲在自留地种菜，母亲急了，每天和你叨叨，“春不种，秋后悔”，“刨个坡坡，吃个窝窝”“你眼瞎了，看不见人家们在做事。”她不管你忙与不忙，也不管你能不能做，她就这么唠叨你。

1974年，我到南仁公社任党委书记每月最多在家住三天，每次回家，老娘抓住我这个劳力不放。担圆奶南瓜、北瓜。每担一次粪，她就叨你一次，“你看那窝的照天啦，舀粪时不能倒倒。”“力气是外才，歇歇会再来”。你把瓜奶完后，娘又把瓜的前秧挖开了，叫你把前秧也奶一次。她说：“圪梁地，旱巴巴的，多担些既追秧又防旱。”劳动不怕，受罪不说，就怕烦。实在受不了，我撂下扁担反抗：“娘，我干不了，你干吧！”此时，娘又心软了：“歇歇吧，俺该受不犯。”

母亲从不惜力，不嫌受罪，睁开眼就有事干，天黑了也不停歇。四月天挽苗时，娘



一大早，母亲的电话就来了，问我好长时间没有给家里打电话了，也不知道我那缠绵日久的咳嗽好了没有？母亲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只是不厌其烦地再三叮嘱我用介绍的几个偏方抓紧治疗非常有效等等。听着电话中母亲那亲切的同时又带有几分焦虑的声音，一种无言的自责与愧疚涌上心头，我不知道该如何去慰藉远方那颗滚烫的慈母心，我想要解释，但这样那样的理由在此时显得如此苍白无力，让我竟一时无言以对，只是机械地回答着母亲的问话，以掩饰内心的不安与惶恐。

母亲已近八十高龄了，至今和父亲仍居住在河南乡下老家。当我成家立业有了自己的房子后，曾与妻子百般规劝方才把二位老人接到城里。无奈父母在农村住习惯了，城市生活给他们增添了许多的不适与烦恼，最大的问题是孤独，离开居住生活了几十年的农家小院使他们对新环境备感陌生。城市生活节奏太快，大街上车水马龙，异地语言差异交流沟通困难，老人缺少聊天解

泳、钓鱼、打水仗。隔三五天不去玩，就觉得很难受，漳河滩对我的诱惑是很大的，路边的土岭上有果园。是杏园、桃园、梨园和苹果园。经过果园，香气在空气里，好闻。漳河滩的菜地很多，这些菜地河东岸是段柳村的，河西岸是樊村的，菜地大都是黄瓜、西红柿、豆角，搭起那菜架子，一排一排的，像士兵的队列一样整齐，那包头菜，白菜地的蝴蝶成双成对的翩翩起舞，好看极了。有时候和小伙伴们钻进篱笆去偷个西红柿或黄瓜吃，特别的水灵香甜。

童年的时候整天无忧无虑，但也有不高兴的时候，比如在家里挨了打，跑了出来，想也不想就往漳河滩跑，泡到水边坐到树下，把脚伸到水里，一会儿就不伤心难过了，觉得好受多了，特别是肚子饿了，才不情愿地回去。没有钱看不成电影，看不上唱大戏，伙伴们就相跟着跑到漳河滩，听麻雀叫，捉虫子，拿石头打水漂，忧愁就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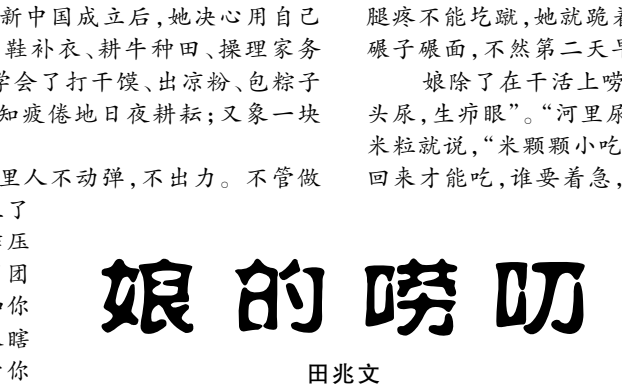
漳河滩水清沙黄，一年四季都有人到漳河滩拉沙子，有的是人力拉，有的是牛车和驴车，拉回去盖房子用，还有的用来修坟墓。一车一车的沙子被拉走了，可漳河滩还是漳河滩，一点损伤都没有。有一段时间，漳河上游修了一个皮革厂，一个造纸厂，把漳河污染了，河水和河滩都变成了黑色的，散发着臭气，漳河滩变成死河滩。后来，人们对环境污染有了一定的认识，清理了那些污染环境的工厂，漳河滩才又变回以前的样子。

（三）

当我长大成人，获得的知识越来越多，才渐渐了解到，漳河就发源沁县北部漳源乡的漳河村。有一年，我参军从边疆复员回来，到漳源乡的北河村替别人教书。有一天和当时这个乡的教委主任赵墨林，还有当时乡党委副书记温秀清到漳河村游玩，有幸目睹了漳河源头的壮观，依稀记得这里有一座古庙，院子里有一塘蓄水，那水是从一个石龙嘴里喷出来的，这就是漳河的源头，从涓涓小溪变为浩瀚大河，你就会感觉到沧海桑田造物者的伟大。

河流流向了能去的地方，一条河流的长度，是自己丈量出来的。河流向前，给两岸以滋养，浇灌出有水色的文化、习俗。人是要走动的，有的人只在一个地方走，有的人是换着走，今天到一个地方，明天就又要到另一个地方。世上的人就这么迁徙，分布，定居，散开又聚拢。河流也会改变河道，它会造福一方，有时也会祸害一方。大地上人的群落、面貌也像河流一样是难得稳定下来，好不容易稳定了，却又被天灾人祸打散了。

自己就是一个往远处走动的命。可是再走多远，也得有停下的时光。只是，即使我在外地安顿了下来，我也无法断脱和家乡的关系，无法断脱和漳河滩的关系。因为，这是一辈子的关系。



腿疼不能圪蹴，她就跪着在地里，晌午不回家，叫我们把饭送去。到黑夜又和媳妇推着碾子碾面，不然第二天早上就没吃的了。多少年过去后，我才弄明白，她怕活不了呀。

娘除了在干活上唠叨外，凡事都说个没完。孩童时，隔着门我就撒尿。娘说，“撹头尿，生眼眼”。“河里尿，生铁炮”。吃了饭，娘要看看你碗里是否干净，如发现剩饭或米粒就说，“米颗颗小吃饱人。”“刮不净碗，长大娶个疤老婆。”每次开饭，娘都要等爹回来才能吃，谁要着急，她又会说，“男人是家里主人，不能没大没小。”开饭后，头一碗先要给我大，她又说“男人出苦、受罪、拉大锄。吃不饱扛不下来。”如果遇到稀罕吃食品，都得经她亲手分，她会说，“老子养儿，个个有份。”“人有大小，口有尊卑。”1953年，我大在乡供销社客栈做饭，有一个爱喝酒的坏习惯，加上吃不行小米饭，没几年就离开客栈回家了，娘数落他“吃不兴三天饱饭”。我大还爱抽水烟，吸起来发出吐噜噜声响，按一次烟，点一次火，吹一次火蛋，闭着眼悠悠自得。我娘看不惯，经常唠叨：“人吃烟，狗舔碾，顶不了吃，当不了饭。”娘的唠叨花样百出，“出口成章”，一套一套的，诸如“人活脸，树活皮，南瓜活个不大鼓。”“人要实，火要虚”“你敢我一尺，我教你一丈”……

娘的唠叨，实际上是流传老百姓生活中的俗语，有的还是格言警句，其中深藏着许多做人的道理。老娘去世24年了。而娘的“唠叨”会经常浮现出脑海，一句句乡俚俗句，却是那样富有哲理，那样合乎情理。娘的“唠叨”，使我渐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也养成了一辈子改不了的规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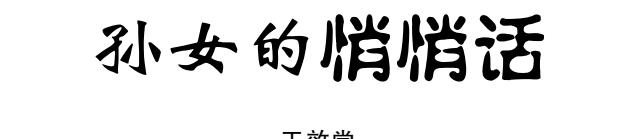


在我家乡，有一条发源于本镇漳河村的河——漳河。漳河水自西向东南直流入北海(温庄水库)，经交口，北河，南园，口头，沿岸分布着一连串大大小小的村庄，就像一根瓜秧上结满了大大小小的瓜，我的家乡北河就在这一段河流中北部。

漳河不光是家乡的河，也是纵贯沁县南北的母亲河，她那清澈的水源灌溉着这一块肥沃的土地，是她用自己甘甜的乳汁养育了一方人民。想起漳河，总让人回忆起一件件童年往事，那宽宽的河道，缓急的河水，游来游去的小鱼，慢慢爬行的乌龟。夏天在河里洗澡，冬天在冰上滑冰，春天下河摸鱼，秋天在岸上捉鳖。每逢星期天，男男女女一大群孩子，跑向河滩，尽情的嬉戏游玩！那可真是一片欢乐的天地。任何事情都有正反两面，有利有弊，漳河水也不例外，她也有令人心烦的时候，每年到了六、七月间，往往一连几天雨水下个不停，山洪暴发，河水暴涨，漳河水暴怒了，湍急的河水就像脱缰的野马，时而冲向西南，时而冲向东南，在洪水冲击下，两岸良田不停地向水中坍塌，伴随着河岸边的南瓜、玉茭、大



网等问题最终让父母在我家住了不到一年，就强烈要求搬回乡下居住，我们不管怎么劝说也没有用，只好将老人送回农村老家。茶余饭后，父亲可以和村中老汉谈古论今，下棋聊天；母亲更是在院子门口与左右邻居婶子大娘们唠唠家常，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朴实的田园生活让老人感到舒坦且其乐融融。而我们要出去工作，不能经常回家探亲，只好给父母装上电话，便于经常联系沟通，随时了解老人生活起居需求。起初三至五天就会打电话问候一下，但工作及家务一忙，有时十天半月的就把给家里打电话的事给忘了，以至让老母亲徒增顾虑，茶饭顿减，夜不能寐，就好像我们仍然是不会照顾自



王效堂

和六岁的孙女“视频”，就像新闻联播一样，每晚雷打不动。在视频聊天中，孙女高兴的给我们讲故事，背唐诗，说绕口令，我老两口高兴得不拢嘴。

孙女虽在北京，但和我们无话不说，老少之间有聊不完的话题。可是，有一天她突然对我们说：她有悄悄话对爷爷说，我说有啥就在视频时说吧。孙女竟然说：“不方便！”

孙女才六岁，做啥事从不冒失。前几天，我在视频中问她：“你喜欢爷爷奶奶到你家不？”她说：“喜欢！”“那爷爷奶奶只有一个人能去，你喜欢哪个去？”孙女停顿一下说：“你们自己定吧！”别看她虽然是个孩子，回答问题也会急转弯，谁也不想惹下。说完后她又补充了一句：“谁先来给谁有奖品！”我说：“奖啥？”她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在她的心里，经常藏着些新奇古怪的秘密。这样，我就期待春节早点到来，好听听孙女的悄悄话。

等啊，等啊，终于等来了春节。孙女一进门，就扑到我身上，趴到我的耳旁，脸贴脸的说起了悄悄话。她告诉我，她妈妈肚子有了孩子了，是小弟弟还是小妹妹她还不知道，她可喜欢了。她还说，待他出生后，如果是个小弟弟，她帮妈妈喂小弟弟奶，哄小弟弟睡觉。等他大些后，我带他上幼儿园，再大些后，带他到天安门广场跳舞，一起唱“我爱北京天安门……”孙女说的说的手舞足蹈，满脸灿烂。我对孙女说，你把这些悄悄话说给你奶奶听听。她说，这事还得暂时对奶奶保密，等小弟弟出生了，再给奶奶一个惊喜，她就争着去北京抱着小孙孙了。

孙女的悄悄话，是孩子的梦，也是中国梦的组成部分。早在国家还没有放开二胎之前，我孙女在她给妈妈画的画中，肚子上就画了个小孩。我们觉得好笑，孙女却用这种方式表达出她的愿望。当时我觉得孙女的想法天真可爱，不可能实现。想不到，如今国家放开了二孩政策，大人小孩都高兴，孙女的梦想将成为现实。

腿疼不能圪蹴，她就跪着在地里，晌午不回家，叫我们把饭送去。到黑夜又和媳妇推着碾子碾面，不然第二天早上就没吃的了。多少年过去后，我才弄明白，她怕活不了呀。

娘除了在干活上唠叨外，凡事都说个没完。孩童时，隔着门我就撒尿。娘说，“撹头尿，生眼眼”。“河里尿，生铁炮”。吃了饭，娘要看看你碗里是否干净，如发现剩饭或米粒就说，“米颗颗小吃饱人。”“刮不净碗，长大娶个疤老婆。”每次开饭，娘都要等爹回来才能吃，谁要着急，她又会说，“男人是家里主人，不能没大没小。”开饭后，头一碗先要给我大，她又说“男人出苦、受罪、拉大锄。吃不饱扛不下来。”如果遇到稀罕吃食品，都得经她亲手分，她会说，“老子养儿，个个有份。”“人有大小，口有尊卑。”1953年，我大在乡供销社客栈做饭，有一个爱喝酒的坏习惯，加上吃不行小米饭，没几年就离开客栈回家了，娘数落他“吃不兴三天饱饭”。我大还爱抽水烟，吸起来发出吐噜噜声响，按一次烟，点一次火，吹一次火蛋，闭着眼悠悠自得。我娘看不惯，经常唠叨：“人吃烟，狗舔碾，顶不了吃，当不了饭。”娘的唠叨花样百出，“出口成章”，一套一套的，诸如“人活脸，树活皮，南瓜活个不大鼓。”“人要实，火要虚”“你敢我一尺，我教你一丈”……

娘的唠叨，实际上是流传老百姓生活中的俗语，有的还是格言警句，其中深藏着许多做人的道理。老娘去世24年了。而娘的“唠叨”会经常浮现出脑海，一句句乡俚俗句，却是那样富有哲理，那样合乎情理。娘的“唠叨”，使我渐渐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也养成了一辈子改不了的规矩。



树冲进河道，年深日久，两岸良田越来越少，河道越来越宽，块块良田变成了河滩。

1958年，沁县人民政府为了锁住这匹奔腾了几千万年的脱缰野马，保护两岸的良田，造福子孙后代，硬是动用了上千个劳动力，全凭肩担人挑，白天黑夜连轴转，在北河村前修了一条拦河大坝，就是现在的漳源水库，坝长1000多米，高十几米，昔日的河滩变成了一座碧波荡漾的水库，雨涝可排洪，天旱能浇地，水库里还可养鱼，六七十年代初，北河村在水库外滩，曾经种过水稻，现今坝外约有40多亩耕地，人们仍习惯叫“稻的地”。七十年代后期，村里在坝外修建了水磨，告别了人力推磨的苦难历史，减轻了劳动强度，增加了社队收入、改善了人民生活，村里平添了一片秀水，水平如镜。清晨一轮红日升起，映入水中，为村庄增添了一份色彩。

二千年代，水库除了网箱养鱼，一些有识之士，利用水资源优势，养鸭致富，曾经一日金光辉耀。去年，县林业部门又开始进行湿地公园建设，不用几年，就会变成候鸟的天堂。

已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似的。一早母亲就把电话打过来嘱咐我们如何如何注意身体，已为人父的我此时除了愧疚与不安外，更加深了对伟大母爱的理解与尊重。

挂了电话，母亲那温暖熟悉的话语依然在我耳边回荡，我难以想象老母亲不顾自己年老多病，心中惦记的却是儿女的小病微疾，更不能想象母亲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却时刻关注呵护着我们。想着想着我不禁怅然，泪水夺眶而出，我本以为自己成家立业已步入成熟，本以为自己几十年风风雨雨沧桑已是非常刚强，却未能让年迈的母亲为我减少那份深情的牵挂和担心。想着想着，惭愧与自责使我的心悸感疼痛而颤抖，我不由的低下了头。

是啊，以后无论有什么事，无论工作再忙，都要如期给父母送去问候与祝福，哪怕是只言片语，经常与父母聊聊工作中的情况，谈谈生活里的趣闻琐事，为了父母晚年的幸福安康，尽心尽力而乐此不疲，别忘了那颗仁慈之心——父母对儿女永远的牵挂。